



續金陵瑣事

上卷目錄

天子必問

天子賜名

鍾山晚寒詩

鍾山賦

擁翠亭應制

史局

相器

歷代帝王廟

功臣廟

署屏孝子

大功坊

媚蘭



鳥啼佳句

左丞

皇城樣式

廣薦佛會

學通經史

萬髮皆齊

門禁

匙鑰繩

天子入金川門

門對

提督太學

駙馬提學

功臣賜第

文臣賜第

不禁守城

封一國

戰裙

出將入相

聚寶瓦塔

不毀雞鳴寺

書阻燕兵

先賢祠姓名

學田

賞金川門功

賞資福僧

神龜賦

尊前不忠

宴南市樓詩

南洲

奕語

藁葬

娶婦入塚

神龜詩

家廟五祭

鐵簡

問罪答功

方墳

撐船龔僕

王老

地出狀元

修墳

逃災避難

殺二十四蛇

三門

摺扇

問病誦詩

領疾

後湖禁

一門兩公

哀王孫

冤獄對語

東宮送嫁

甌置井口

拒盜

漁得異鏡

甲乙交叉

嚮卜

打油李杜

評四子詩

松化石

飛龍在天

道士誤變猪

十三青衣人

長安街鬼

續瑣事
三
上真賜藥

土金釵

未入皇城

獄神顯靈

賞菊對

鱒魚轉語

自犯

兩僧投胎

却女樂

天包地外

從祀仍舊

蔡烈女傳

小九華石記

軫恤運艘

四門修理

足兵訓武疏

不二無子說

食肉雜血氣

道士人面瘡

王繡二

謀選科道

新公塔銘

滅渡橋訟

風鑒

鬼頭王

盜發秦檜墓

供饌無著

刻木爲舟

狗埋母骨

不敢致餽

下卷目錄

壬子場事

門下晚生

程途萬里

定數

軟圓領

進士未官

舉人未官

貢士

中順天鄉試

中外省鄉試

交趾中鄉試

回回中鄉會試

父子尚書

父子御史

父子傳臚

父子解元

父子進士

兄弟進士

兄弟同榜

兩世同榜

兩世秋元

三狀元子同榜

三掌戶部

三任提學

江南二絕

九日聯句

奸黨碑

柿蠟相犯

不浴溫泉

處偷兒太過

新婦處偷兒

門生三解元

瓦刺輝

詩譏占產

慧月天人品

青樓行

書低

范字頭

不宜賤售

七人代筆

沈氏三治

盒子會詞

聽箏

穿紅靴

妬婦針腸

千戶論文

對語擇婿

虎啣三刀

乳母墓銘

鷄食黑驢

穀樹漿

毛海泉

象棋

一曲顏回

梁上黑氣

棄官知變

評李杜

生死兩夢

熱石

旗裹紗帽

四翅紗帽

詩集

詩評

有量

回回戴孝

把總

蔣山戴帽

火蛆

水銀變蜈蚣

柴少

還金逢杜裕

二狐化妓

薺草

兼之辭世偈

渡江誓神詩

兩頭佗前知

八功德水

南唐孫忌碑

蟹腹小龜

權星

地道

奇才

妖氣

標營

不取甕金

火甲

四無

厚嫁女

談笑坐化

屍鬼

僧官變蛇

看操

偽金銀氣

佛牙

補靴

金釵陰案

風流掌教

真事發呪

老嫗解事

私鑄生盜

蟻陣相鬪

拽蓬

游魂題詩

採萍

收馬鞭

來鶴亭

感詩迎太子

止稅疏

漢鏡詩

狀元能畫

許闌

七篇夢成

秦清

燕子魚

臺頂無草

考監生對

詩話

杏村園

高參將

高參將三異

竹上刻詩

續金陵瑣事

續金陵瑣事

漫士周 暉吉甫著

乾室陳桂林孟芳校

寄宇顧端祥孝直校

天子必問

李登元末住西善橋賣卜聞 太祖采石

渡江必經其門用稻草覆其瓦屋 太祖

兵過疑其瓦屋覆草李登對云草茅卜士

無由自達知 聖天子必問非有他也
太祖喜用于軍中占卜遂入 欽天監籍
此事余聞之元江先生先生名蕃貢士乃
其後人

天子賜名

太祖與親近大臣改名固爲異典一日御
奉天門召旗手衛千戶焦勅賜名爲庸此
更是恩典之異也今旗手衛過湖皇册首
載此事卽太史澹園先生之始祖

鍾山晚寒詩

鄧伯言遊玉笥山題詩云洞天明月一雙
鶴澗水碧桃千樹花宋潛溪極賞此句以
詩人薦于朝 太祖召見令作鍾山晚寒
詩詩成有鰲足立四極鍾山盤一龍句
太祖覽之拍案大喜伯言伏丹墀誤疑怒
已遂驚死扶出東華門始甦次日授翰林

檢討

鍾山賦

太祖命東宮諸儒臣人各製鍾山龍蟠賦一篇

擁翠亭應制

太祖登鍾山詞臣扈從擁翠亭給筆劄賦詩鮑尚綱朱升張以寧秦嘉祐伯單友中李某鐵冠道人張中並應制

史局

洪武二年召王禕脩元史爲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增曾魯高啓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箎傅恕王錡傅著謝懲十六人爲纂脩官開局于天界寺中

相噐

太祖卜相于劉基首問楊憲憲故與基厚

善基對曰宰相持心如水憲有相才非相
噐楊乃上元人

歷代帝王廟

歷代帝王廟歲仲春秋遣祭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帝高
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
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皇帝漢光武皇
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分五室室太

牢一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

從祀名臣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夷伯益
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
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
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
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凡三十二
人列兩廡廡二壇少牢一

洪武七年塑帝王袞冕坐像 上曰伏羲

神農未有衣裳之制勿加冕服

廟初成時 太祖臨祭禮畢特至漢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憑藉以得天下惟我與汝不階尺寸手提三尺以致太位比諸君尤爲難事可共多飲二爵

廟中原塑元世祖像方其塑時卽有淚痕介破其面 太祖幸廟指元世祖曰痴達子痴達子天下豈有不破之家不亾之國乎次日粉之遂無痕

鄭尚書曉云春秋謹夷夏之辨中國有主也文中子帝元魏未爲非 聖祖功德高百王詔文嘗稱曰天命真人於沙漠帝王廟中以元世祖與三皇五帝三王漢高光唐宗宋祖並祀真聖人卓越之見嘉靖十年修撰姚涑請罷元世祖祀禮官

議不可 上從禮官議

嘉靖二十四年給事中陳棐又請罷祀乃罷并罷從祀木華黎五人

或云守廟人嘗見兩青蛇束元世祖腰間傳聞遠近給事中請之遂罷祀

功臣廟

洪武二年正月立功臣廟于雞鳴山六月廟成 上諭功列祀二十一人

廟中殿祀六王

中山武寧王徐

開平忠武王常

岐陽武靖王李

寧河武順王鄧

東甌襄武王湯

黔寧昭靖王沐

羊二豕二

配享十五人

東序西向

都指揮使馮國用郢國公

僉都督耿再成泗國武莊公

僉都督丁德興濟國公

都督同知張德勝蔡國忠毅公

靖海侯吳禎海國襄毅公

平章康茂才蘄國武毅公

司使茅成東海郡公

西序東向

叅政胡大海越國武莊公

都督同知趙德勝梁國公

廣德侯華高巢國武莊公

都督同知俞通海虢國忠烈公

江陰侯吳良江國襄烈公

宣寧侯曹良臣安國忠烈公

安陸侯吳復黔國威毅公

副使孫興祖燕山忠愍侯

羊二豕二

洪武三年增戰歿功臣五年增百二十四人七年令都督祭堂上都指揮以下兩廡兩廡各設牌一書故功臣都督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

羊十豕十

署屏孝子

周琬父爲滁州知州建屏墻于門爲部民奏許以侵官路論死琬年十六叩闕請代

父刑 上疑爲人所教曰牽去斫頭琬顏

色自若乃宥其父死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均是死耳父死臣安用生爲願早就戮

上怒命縛至市琬色甚喜行刑者曰死

足樂耶琬言以死免父胡爲弗樂 上察

其誠赦之親署于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至永樂間以老罷琬江寧人

大功坊

高帝以魏國公達勛業非常於居第左右
特各建一坊榜曰大功以旌異之俗傳吳
禎吳良二侯乘醉打碎何其鄙野之甚
高帝之威魏國之功孰敢犯之

或謂西邊坊

太祖所造東邊坊中山王自造以配之
今兩坊皆工部修理

媚蘭

南寧伯毛公舜臣畱守時被命灑掃舊
內見別院墻壁多舊宮人題咏年久剝落
不可盡識其一署云媚蘭仙子書末二句
猶可識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
斜廊

鳥啼佳句

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草木子載之以
爲太祖佳句弇州別集又辯爲元順帝

之詩皆不得其實乃天界寺僧宗泐送徐伯廉歸南陵作其全篇云把酒城南道離懷去住同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山雨添秋色溪雲渡晚風倚樓相憶處明日各西東宗泐有詩集名全室載此詩

左丞

楊憲吳元年爲叅知政事洪武二年爲左丞三年伏法

皇城樣式

皇城宮殿基地樣式皆誠意伯鐵冠道人與誠意伯之師老道士三人所定不約而同

廣薦佛會

洪武四年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高僧十人欽天監擇日於蔣山太平興國禪寺建廣薦法會上宿齋室却葷肉弗御者一

月復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移書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達諸冥期以畢集明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弁臨奉天殿羣臣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啟御撰章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香於鑪復再拜躬視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伏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

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加申詣浮屠行祠事已 上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花墜地所變 上服皮弁搢玉圭上殿禮佛北嚮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卽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 上再拜

迎羣臣亦再拜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薰
薌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
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
珠玉明水或青蓮花水桃暨名薜衣食之
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行初獻禮跪進
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殊
異者不用冊光祿寺卿徐典祖進饌樂四
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羣臣退諸僧旋遶佛座演咒梵
咒三周以寓攀注之意初劬山石地成六
十坎漫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
湯蒸氣成雲諸僧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
其更以彩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每門內
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東嚮坐
侍儀使浦博西嚮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
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三佛之禮聽法於

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
日復引而出命軌範師飯摩伽陀斛法食
凡四十九飯已夜將半 上復上殿羣臣
從如初樂六奏偏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
再拜羣臣從拜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
再羣臣復再拜八奏善成曲 上至望位
燎已還大次解嚴羣臣趨出濂復跋十四
日甲午大風晦雨雪交作至午忽開霽

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枚十五
日夜半過跋事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
北貫月蝕天良久乃已此翰林學士宋濂
記畧

學通經史

魏國公徐公輝祖常侍皇太子諸王學通
經史洪武二十九年 太祖命會禮部翰
林院試國子師生秬第其優劣送吏部詮

用魏國公豈特長於武而已乎

萬髮皆齊

太祖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萬髮皆齊矣次日有旨召神樂觀結網巾道士命爲道官仍取其網巾遂爲定式

門禁

太祖定鼎金陵造內城開十三門造外城開十六門皆不許喪柩入其禁甚嚴三年來死而入城者有兩人蔣用文世居龍潭後移入城中全節坊洪武中爲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專侍文華殿用文能視病制方性謹愿恭恪有行義達世務事東宮每効規益卒于北京仁宗贈太醫院使謚恭靖官其長子主善爲院判遣中使護

喪送至家遂入金川門又有南道御史蔣公達宸濠謀反時勤勞王事卒于江上不

匙鑰繩

管後湖給事中戶部主事凡遇一六過湖日期必令監生一名往內府司禮監領取匙鑰方敢開船傳聞匙鑰繩乃高皇馬

太后所製者法禁之嚴可知矣

天子入金川

造金川門時陰陽家占之謂後當有天子從此門入太祖聞其言方門落成卽命駕自外而入以應其兆不知其兆乃在成祖也

門對

太祖賜駙馬梅公殷府門春聯云人間塵

俗不到處闕下恩榮第一家

提督太學

洪武中 上以公侯子弟在太學者多驕慢不習訓詔曹國公李文忠提督國子監
駙馬提學

洪武十九年勅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事務朕觀古之帝王必賴賢才輔佐以成治功賢才之在天下必待

明師教育以成器用爾駙馬都尉梅殷幼承家教長能篤學精通經史頗有才華雖廼武臣之裔堪爲文儒之宗今特命汝提督山東學校作養人才兼理地方等處事務汝惟欽承朕命勿負所托此勅梅之子孫尚寶藏之

功臣賜第

太祖開國功臣 成祖靖難功臣皆有賜

第自 成祖遷都北平諸公侯多卜居燕地凡府第之在南者久自傾圮盡被屠沽市兒侵占莫可辨識屠沽市兒不知山河帶礪之盟具在也

文臣賜第

太祖賜靜誠陳先生第今不知在何處英宗賜張文僖第在聚寶門裏鎮淮橋坐西面東子孫尚居之

不禁官妓

太祖造十六樓待四方之商賈士大夫用官妓無禁宣德二年大中丞顧公佐始奏革之

封二國

徐公太傅達初封信國公進封魏國公李公太師善長初封宣國公進封韓國公

戰裙

秀才鄧武津寧河王孫也余過其家出王之戰裙命着之上至胸下拂地夫余之身人皆以頎異之尚不能勝若是則王之壯偉可想矣

出將入相

徐太傅達初入爲右相國出爲大將軍征吳再出爲征虜大將軍北伐入爲中書右丞復出爲征虜大將軍鎮撫東北

聚寶瓦塔

聚寶門頭層城圈左邊有一瓦塔俗傳太祖埋沈萬三聚寶盆因造瓦塔以鎮之此說不根一前輩云下有定僧其識云三百年不在城裏三百年不在城外三百年不在城裏不在城外僧自識其千年事此或可信乎

不毀雞鳴寺

太祖嘗遊雞鳴山寺意以刹宇高瞰大內
欲毀而更置之猶未發言鐵冠道人忽謂
守僧曰聖人有意毀汝寺來日當臨寺汝
等於中道訴之庶可免也僧數神其術明
旦相與燃香出山數里以候駕至僧拜懇
不已上訝曰我無此心爾輩何以妄訴
僧曰此鐵冠道人教臣等耳上異之遂
止不毀

書阻燕兵

寧國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
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興師不得已故令
遷居太平門外勿懼兵禍公主亦不答

先賢祠姓名

先賢祠舊在青溪上不知毀自何時澹園
焦師言之於李九我相國又言之於葉臺
山相國遂屬葛屺瞻祠祭建祠於普德寺

後山先賢皆金陵之產與遊宦往來於斯者今列其姓名

至德遜王吳泰伯

越相國范少伯

彘

漢嚴先生子陵

光

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

亮

吳輔吳將軍婁文侯張子布

昭

吳將軍南郡太守周公瑾

瑜

吳侍中尚書僕射是子羽

儀

晉太保睢陵元公王休徵

祥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子隱

處

晉太傅丞相始興文獻公王茂弘

導

晉太尉大司馬長沙桓公陶士行

侃

晉侍中驃騎將軍忠貞公卞望之

壺

晉太傅廬陵文靖公謝安石

安

晉車騎將軍獻武公謝幼度

玄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逸少 羲之

晉中領軍光祿大夫吳處默 隱之

宋徵君雷仲論 次宗

齊貞簡先生劉子珪 瓛

齊諸王侍讀陶通明 弘景

梁昭明太子蕭德施 統

唐太師刑部尚書魯公顏清臣 真卿

唐翰林供奉李太白 白

唐山南西道節度叅謀孟東野 郊

南唐司徒李致堯 建勳

南唐內史舍人 潘祐

宋樞密使濟陽武惠王曹國華 彬

宋尚書忠定公張復之 詠

宋中丞恭惠公李幼幾 及

宋樞密孝肅公包希仁 拯

宋丞相忠宣公范堯夫 純仁

宋宗正寺丞純公程伯淳顯

宋監安上門鄭介夫俠

宋少師龍圖學士文靖公楊中立時

宋叅政莊簡公李泰發光

宋太師丞相魏國獻公張德遠浚

宋秘閣忠襄公楊希稷邦文

宋太師丞相雍國忠肅公虞彬父允文

宋太師徽國文公朱元晦熹

宋安撫殿撰宣公張敬夫拭

宋太師正肅公吳勝之柔勝

宋太師叅政文忠公真希元德秀

淳祐十年五月增先賢祠撥後湖田七千畝給之夫有田七千祠不免於廢今祠斜倚山勢易於圯壞看守之僧又無一畝之田安望其能久乎有此美意當設一良法則祠庶乎其可永遠矣

學田

太祖建學祿廩之外無復公田自侍御馮公始置百畝提學御史馮公天馭置田百三十九畝府尹邵公仲祿置田百九十六畝又置圩田五百十四畝又罰民田七畝署府事鴻臚寺卿徐公大任置田百九十三畝又置田四十七畝提學御史耿公定向墾田一百一畝府丞張公朝端罰入官田地二十七畝又置田一百餘畝一京兆收回張公原價銀五百兩其價寄江寧縣去歲周海門先生署府事查出置陽明祠總計學田不過一千三百三十餘畝大都皆低田旱則先旱潦則先潦加之以吏胥之侵漁生員沾惠者幾何哉

宋天聖七年始建學朝廷給田十頃至建康增至三十八頃五十七畝紹興秦

會之續置田千八百九十畝淳祐吳道
父復置後湖田七千二百七十八畝宋
時學田之多如此附記之

賞金川門功

未樂賞谷王榭開金川門功樂七奏衛士
三百金銀大劍金三百兩銀三千兩鈔三
萬錠絲幣三百疋良馬四匹金籠鞍轡二
副又馬二十四匹金鞍二副 五百兩鈔

四萬六千錠錦十疋紵絲綾羅各六十疋
絹百九十疋又銀千兩鈔三萬錠袍衣三
襲絹五百疋白堯羅綿一條西洋布三十
疋檀香三百斤降真香五百斤胡椒蘇木
各千斤良馬十疋羊百羴酒五百瓶椰子
三百火者百人

賞資福僧

未樂初番僧尚師哈立麻靈谷寺爲 高

皇帝資福事竣賜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鈔
二千錠絲幣百二十表裏馬九匹灌頂大
國師哈思已囉等白金各二百兩鈔二百
錠絲幣十馬三疋

神龜賦

王汝玉名璲以字行長洲人洪武末授應
天學訓導以才擢翰林院五經博士未樂
初進檢討再進春坊贊善 仁廟在東宮

春注特深嘗與學士解縉應教撰神龜賦
評公之賦第一

尊前不忠

鐵冠道人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攜酒
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
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苴
履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玉所執椰盃復
之曰手執椰瓢作盞尊前不忠道人誅其

心也玉武人不喻其旨相與一笑而罷

宴南市樓詩

國初知縣揭公軌有宴南市樓詩云帝城
歌舞樂繁華四海清平正一家龍虎關河
環錦繡鳳凰樓閣麗烟花金錢賜宴恩榮
異玉殿傳宣禮數加冠蓋登臨皆善賦歌
詞只許仲宣誇觀此詩當時之盛可知矣
今此樓雖存不過屠沽市兒之遊樂而已

南洲

博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
入京歷陞左善世靖難兵起爲建文君設
藥師燈懺詛長陵金川門開又爲建文君
削髮長陵卽位微聞其事囚南洲十餘
年榮國公疾革長陵遣人問所欲言言願
釋博洽長陵從之釋出獄時白髮長數
寸覆額矣走大興隆寺拜榮國公床下曰

吾餘生少師賜也 仁宗復其官卒年八

十二

弈語

劉璟嘗至燕 文皇與璟弈璟勝 文皇

曰卿獨不少讓 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者不

敢不讓不可讓者璟不敢讓此豈弈語而

已乎

藁葬

余在廬州見齊王博藁葬於金斗驛中齊

王之後皆在南京當請於朝以禮葬之可

也

娶婦入塚

景泰間夾崗門外一家娶婦及門肅婦入

空轎也壻家疑為所賺訟於有司拘其夫

及從者鞫之衆証云婦已登轎矣有司不

敢決乃遍令求之得於荒塚間問婦云中

途歇轎二人掖吾入門時吾已昏然且有
蔽面不知其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

出菽

園雜記

神龜詩

太廟中神龜諸小說皆以爲得於金井
俗皆信之不知其實非也觀於詹事願
庵鄒公濟所獻詩與序可不辯而明矣
臣聞德盛者必名慶孝純者必格天在常

人猶然况天子與天地參故凡一念之動
有感必應是宜孝誠切至有以格天而名
祥也恭惟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
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受天明命爲神
人主芟夷羣雄而混一海宇偃兵息民用
夏變夷勵精圖治身致太平自載籍以來
帝王功德兼隆者未有如 太祖皇帝之
盛也臣嘗攷其然蓋自三皇繼天立極之

後五帝皆軒轅氏之裔惟舜發於猷畝然
去顛頊僅數世爾三代雖歷年之久夏后
氏以功商周皆由積累而發及其中業諸
侯專政成周之衰民受塗炭極矣後世偏
方潤位固不足論混一天下漢晉隋唐宋
元而已晉既合復分隋世失國亦不足言
漢高帝得天下雖正當其時匈奴冒頓甚
強平城之圍幾不免而閩廣之地尚爲趙
佗輩所據况正朔服制歷數世至建元未
平間粗定唐藉累世之封而興武德之末
突厥兵逼畿甸而混一昇平亦在太宗之
時宋興因周之資而太祖時北漢未平遼
夏分據西北之境南渡後金人遂有中夏
九州未嘗全有一日元雖疆宇之廣然太
祖時僅能平金至世祖始有江南况九十
三年之治華風淪沒彝道傾頽自古及今

華夷之勢相爲消長未有以夷狄主中國如元世者夫天下之大變必有天下之大治否泰相尋理勢之常是以天有寶命我太祖皇帝受之取九有於羣雄之手而元君遁於沙漠得天下旣正卽位之後卽制禮樂興學校立陳綱紀敬天勤民臨御三紀四海一家創業之君一統之盛古昔所無臣故曰自載籍以來未有如 太祖

皇帝之盛者也今 上以神武靖難自御宸極以來祈天求命發政施仁一遵成憲誕敷文德再致太平是以交南漠北暨海外諸蕃梯航奉貢協氣所鍾嘉祥駢集聖心謙抑思所以頌皇考盛德大業揭於孝陵以昭示天下萬世而穹碑鉅趺宜得良材臣工奉命惟謹遍訪畿甸久而未得聖心切至純孝感通乃永樂二年冬十月幕

府山陽訪碑石高廣中度尋於龍潭山麓
斲石求趺旣而神龜呈露昂首曳尾介文
玄蒼形質天成匪由磨琢乃於龜下遂得
趺材適與碑稱近臣馳獻百僚聚觀僉謂
太祖在天之靈 皇上孝誠所感也宜
藏於太廟如成周河圖天球爲國寶器以
昭示無極夫孝德致祥慶關宗社所以承
前裕後申寶祚于億萬年有光於前古矣

臣忝禮官忻逢盛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詩
曰皇矣 太祖運啟文明龍飛淮甸定鼎
金陵削平僭僞命將北征元社旣屋武功
告成恩柔威懾海宇廓清迺興禮樂崇文
偃兵九功惟叙三光宣精一統之盛莫之
與京聖皇嗣服曰惟纘承式遵典憲登用
賢能重熙景祚再致太平九有嘉靖四夷
來賓誕揚先德樹碑勒銘堅珉未具皇心

靡寧昊穹昭格神龜獻禎貞石期得鉅趺
中程煌煌謨訓昭如日星有嚴陵廟展茲
孝誠小臣作頌用表嘉徵登載信史垂千
萬齡

家廟五祭

永樂三年 上諭禮部中山王勲德國朝
第一當百世不忘自今正旦清明中元十
月朔冬至皆遣祭於家廟凡祭日魏國公
與遣祭官一揖而進陪酒與送迎之禮皆
本府指揮一員行之

鐵簡

劉璟字仲璟文成公基子也偉貌豐髯議
論英發 高皇喜其剛直授爲閣門使金
書除奸摘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令擊百官
不法者王弇洲辨無此事然誠意伯家寶
藏此鐵簡每每出以示客何謂無乎弇洲

不過懸斷已爾

問罪答功

燕師入金川門建文遜國去羣臣勸進徐公輝祖獨不屈因下吏令自陳罪惟以中山王功答之

方墳

成祖殺方孝孺於聚寶門外有門人廖鏞廖銘私拾其骨葬之不封不樹莫可認識

今諸搢紳立方祠於永寧寺後山又聚土爲墳決非原葬處也諒公之忠魂故自在爾上海徐鯨刻一聯於華表云十族遺骸埋聚寶千年孤塚表長干

撐船龔俱

龔俱撐船爲生成化庚子八月行次揚子江心會大風雨震作擠一富商溺於水盡攘其有因避地揚州改事生殖以享富焉

後生一子撫育既長視父甚如讐敵一日
里有所鸞者俱因叩首曰敢請大仙何吾
父子不相得之甚也判云八月強風何太
惡揚子江心波浪作二十年前卽此人請
君試把心頭摸俱凜然懼生大禍盡貽其
有於子遠竄避之

王老

王老篤於奉佛普種功德嘗造一橋有倪

道人者攜銀錢一囊欲附入之王辭之曰
吾爲求嗣凡有善業自任之不欲附也道
人曰福豈分人我哉公爲我蓄此他有興
造以此補之可也王藏諸櫃道人尋亦不
見王生一子甚鍾愛之嘗造一寺其子時
年八歲矣攜往觀焉其子忽問父曰此寺
功程頗大用此鐵鑪何也王曰一時偶造
未暇易耳其子曰何不以吾錢易之王愕

續瑣事上
然因悟倪道人事徐應之曰然吾爲介冑
之遂以囊金易銅鑄之其銀正足三鑪之
費無餘欠焉其子少長資性聰慧勤於生
殖遂增數萬金之產至今稱爲名族云

地出狀元

許西康太史海先曾大夫官南太常死卽
葬江寧新亭鄉祖父與兄皆生長南都說
者謂太史之狀元廼南京風水所出

修墳

康太史德涵因墳在金陵慨金陵人不啻
親戚故舊然沈韓峰侍御西巡北還賦近
體二首餞之馮翊詩云便道秦淮去何時
謁紫宸觀風盡民瘼令世覩滄溟馬政
聞餘論邊防絕可嗔會須歸奏後亟與布
陽春新亭有先壠瞻省愧予生每遇江
東客曷勝渭北情過春須黽勉承諭切屏

營餞別臨馮翊微懷詎可傾韓峯公祖墓
卽與康太常墓相近歸家特爲之修治命
守墓者禁其樵採侵占今石坊見存隣未
泰寺

逃災避難

吳三峯撫謙甲子舉人避難金陵最久每
座上雄談畧無顧忌一日廣坐中云金陵
房屋飲食殊無好處陳泰華云誠如所論
但逃災避難勝他處耳三峯默然坐有兩
陳泰華此乃石亭公之子

殺二十四蛇

吳撫謙嗣子因父避難客歿家門衰替信
堪輿之言遷葬棺下有二十四黃蛇盡皆
殺之忽覺蛇在腹攪腸或鑽咽喉數日而
歿沈生子談

三門

金川觀音佛寧三門其形勢與浦子口相對
成祖入金川門後方設守禦一員今
三門守禦遙管之

摺扇

東江顧公清云南京摺扇名天下成化年
間李昭竹骨王孟仁畫面稱爲二絕今明
善此扇迺王畫也詩以志感李郎竹骨王
郎畫三十年前盛有名今日因君覩遺墨
却思騎馬鳳臺行

問病誦詩

給事中高公鶴偶抱小病張治卿往問之
因誦詩云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
何來高亦漫然聽之此二句乃唐貫休病
鶴詩也知者爲之捧腹

領疾

太守張華宇伯祖名達者有女行四聘與

諭千戶家甚貧伯祖歿女常遶其靈床怨恨之一晚女忽見紅面紅手鬼捉至靈位前令其領疾且遍責其媳婦所供飲食之不潔者從此女頭搖不止目閉不開者三年及禫服之夕頓爾復舊

後湖禁

後湖 聖祖設立收藏圖籍之所凡天下造到黃冊皆萃於此故特設給事中主事

各一員管理其事湖中船隻係 內府司禮監及南京戶部分掌匙鑰一應外人不得許往來洪武年間法禁最爲嚴重弘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欽差兩廣公幹太監郭鏞帶領隨從二十餘人擅駕船隻過後湖中洲冊庫處所觀望至午而回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孫紘等劾 奏爲故違禁例以開弊端

一門兩公

中山王首佐 太祖定天下功業爵位朝
班廟享皆第一封魏國公歲祿獨五千石
世世承襲嗣公輝祖既殉節以終次子增
壽復以龍潛翊戴贈爵上公啓國於定一
門兩公徃徃對握二都兵政諸勲貴無敢
埒者

哀王孫

劉廷敕江右人善白描佛像人物遊河南
不得意嘗自嘆曰吾漢王孫人當哀我唐
藩孔炎王孫聞而笑曰今王孫尚不暇哀
哀古王孫乎此語人述於楊伯海伯海頓
足連叫可惜可惜若得漂母那媽媽在也
與他一碗飯吃人傳以爲笑

冤獄對語

萬曆十六年有一大冤獄人人不平作爲

對語云四閻王仗錢神捉生替死陸和尚
憑佛力轉女爲男嗟乎不必明舉其人與
事而寬可知矣

東宮送嫁

寶慶公主 高帝幼女也 文皇旣定京

師俾 仁孝皇后女之十九歸駙馬都尉

趙輝時 仁廟在東宮特令送之至邸夫

一公主也太祖生之 建文養之 文皇

嫁之 仁廟送之盛矣哉

甌置井口

嘉靖年間姚錦家住武定橋偶一道人向
其家索齋因飯之道人見錦面旁有一瘡
指之曰害事且將長大子善人也我有藥
一粒可謹藏之待瘡癢時敷上飯後又索
茶茶畢以空甌置井口上遂去後數年夜
間瘡忽癢甚因出所藏藥以水調敷頃刻

并瘡俱消矣錦神異之有爲解者曰空茶甌置井口上迺呂字當是遇仙也

拒盜

鄺瞻霞名典爲諸生授徒尹氏宿於外館夜有羣盜入館執之挾以呼主人內室冀門啟而入鄺堅拒之臨以刃終不從羣盜不能強縛之懸於梁盡劫其衣被去主人曉出始得釋人以此義之

漁得異鏡

張伯愛循孝友人張華字子也與余云北門橋舊鄰某貧無活計走蕪湖覓一小舟爲漁人忽網得一鏡能照見百里內山川城廓人物因求觀者甚衆不敢復畱仍投於魯明江中

甲乙交义

揚州張佐云陳侯大聲都督公政之孫睢

續瑣事上
寧伯文之曾孫能屏統綺之習耽於吟味
其於經傳子史與夫百家九流之文莫不
檢博曾覽可雪齋樂府中有甲乙交叉之
句此蓋出於瑤珠子消息賦非但求爲押
韻而拾此成語貫之詞意不加雕琢非所
蘊淵博能爾哉

嚮卜

陳矩庵先生弟兄同嚮卜聞化緣僧云共
成善事同結良緣遂同中鄉榜

打油李杜

施半村住聚寶門外打油詩播人口者甚
多其重陽風雨一律云滿城風雨度重陽
孤負南山落帽狂打餅禿驢空買麪賣茶
營狗在燒湯沈川抱膝長吁氣高瓊垂頭
懶下床更有青原董道士倚門隻眼淚汪
汪半村有詩二卷歿而無棺祠祭郎中吳

續瑣事上
人助銀五兩取去其稿曰此打油之李杜也
沈川村店高瑣村妓

評四子詩

羽伯陳公評清溪社中四子詩云高汝州近思雄壯奇拔馬國學承道博雅典則金文學子坤清新秀朗金孝廉子有則兼總諸長詞義雙美夫金氏昆玉尚有詩集若高馬二公人且不知其姓名也况於詩乎

松化石

余從齊王孫胡太史方州守家三見松化石皆是浙中來者客問松何以化石余云其說有四松至三千年乃化石一也千年之松雷火焚之乃化石二也魏伯陽煉丹丹成試藥點松松遂化石三也又云土人取古松爲薪枝落水中遂爲石四也

飛龍在天

下關鹽經紀洪大老有信行家甚貧夏夜
與妻乘涼露坐忽見一龍飛過其屋夫妻
驚異伏地窺之稍頃冲天而去次日問卜
卜云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大吉之兆也適
武宗南狩一太監有私鹽十餘船托洪賣
之賣盡復往儀真買來遂得利千金云

道士悞變猪

正德辛巳靈應觀周道士午間醉卧夜半
不醒托夢與徒弟云我之遊魂悞墮猪腹
中在山下荳腐鋪某家最後生而左後足
白者是也徒弟驚醒如夢往求之果然將
白足小猪打歿周道士遂復活

十三青衣人

東橋顧公秀才時夜倚樓牕玩月忽聞且
緩行且緩行恐顧尚書見之東橋公乃閉
其牕潛窺之見一人持牌領十三青衣人

入對門短籬內遂不見次日遣人訪之其
家生十三小猪耳

長安街鬼

弘治中李公貞伯爲南尚寶卿居西長安
街南嘗半夜命侍婢秉燭下樓入爨室取
湯水聞婢呼喚聲良久始來問之云有二
皂隸青衣執搥喝謂汝何敢來此觸犯應
受杖去遂執之將撻婢固推拒久之竈後

一婦人出貌甚端好冠飾衣服莊嚴玲麗
狀若貴嬪命婦徐徐而坐二皂供侍婦問
故皂言婢犯禁故婦曰罪固應爾姑宥之
皂執不可婦又諄諭婦旁又隨一皂傳命
令必釋二皂乃聽命舍去婢得脫奔迸而
來矣

此祝枝山所記祝乃李公之壻祝之書
名滿天下其運筆之法實得之于貞伯

公

上真賜藥

一民家生子多病術者謂命應出家父母因詣洞神宮禱于上真許爲黃冠以事神冀祐其壽康旣越童年頓悔前說欲爲娶妻作經紀子年十八病疫甚篤一日無人在室子仰看屋梁忽見真帝自空而降在承塵之上怒謂子曰汝當來伏侍我何忽食言吾今當取汝去子心猶明寤懇告曰誠負神明然此父母意也神曰然固非由汝今吾度爾歿有藥一丸吾置之牕櫺間可取服之愈矣愈却當來事我子感謝神去至門際復回曰汝病不消此一丸藥可飲其半其半以救一跛子言畢而往子卽開爽父母來語之故急趨視果得藥色若蜂蠟卽剖半吞之入口所患脫然咸驚駭

續瑣事上
感佩神賜既而家人在肆中坐見一丐者
跛而過門竦然曰神所命救者此良是已
呼之問其疾旣痼矣因道其故以藥授之
跛卽入咽便覺脚已舒健漸次行去擲杖
而歸明日來謝步如故矣予聞此于魏府
揮使徐公言此子亦與府中婢也

枝山語
怪編

土金釵

弘治間漢西門有張氏子未娶忽爾形氣

尪瘁漸成瘵疾久益沈殆遂將殞歿前後
醫禱旣竭至是家人審問得疾之由始言
初獨寢時有美婦人挑引好合問其姓居
婦曰我卽對門史包頭家女耳旣而夜夜
來處今猶未絕家人令伺其來將彼衣飾
稍損敗以驗之子如戒婦復來卽潛取其
金釵藏去旦視之乃搏土也子大驚衆持
之遍物色於京城諸寺廟中久之得於倉

巷中土地祠夫人之首釵失焉取以補之
胎合無間遂碎其像像之腹中當下部置
一瓶於其間口向外以爲陰藏精液已盈
瓶中乃碎像沈於河其怪乃絕後生多作
詞曲以歌之者

枝山語怪編

未入皇城

武宗南征入京未入皇城恐其戀南不
肯北也 聖駕住太監王洪家江彬住太

監鄭强家

獄神顯靈

休寧程北谿名邦政字師文嘗開質肆于
金陵市中司城以師文奇貨可有也使盜
引而逮之獄且對簿盜忽躍起坐于梁叱
曰吾獄神也師文好義長者柰何嗾盜證
之司城懼而亟謝遣不敢問夫獄神顯靈
如此非師文之素行烏能感動哉余識師

文子君衡太學偶相遇市上一揖而別有
老叟尾余後指君衡談師文隱行因畱步
聽之大都皆君子長者事

賞菊對

顧東橋公巡撫湖廣時衙齋菊開邀數門
生賞之一狂生揀好花摘兩三枝戴於頭
東橋不悅因出一對令諸人對之云賞菊
客來兩手擎殘彭澤景張太岳對云賣花
人過一肩挑盡洛陽春東橋云此語已佳
不必更對遂酌酒

鱒魚轉語

海門周吏部邀諸同寅遊弘濟寺達觀老
衲在坐庖人買得鱒魚一尾此魚有禁尚
未進供也海門問于達觀曰食好不食好
乞老師一轉語達觀曰須是進供過方可
食海門曰門外漢門外漢李卓吾聞而擊

節喜之數年後一士大夫舉此公案要無
象和尚下一轉語無象學于卓吾者乃曰
只須投魚于江中余謂此二僧皆死語皆
門外漢

自犯

毛公渡傍關廟殿宇甚卑隘神極靈嘉靖
二年秋日有鬍頭童子賣米粉燒餅廟前
一人買餅食遂誘童子入廟用手巾勒死

盡取其餅去偶過路人歇足坐廟門限上
聞泥神周倉問云該拿關聖云自犯坐者
驚駭又見童子死于廟中急急奔走前途
一人遲徊不進自訟云只因幾個燒餅害
了他性命口不絕聲衆人知之縛送于官
以償其命宋宗周之祖號中洲親見其事
兩僧投胎

北門橋火星廟傍陳家嘉靖初年一產兩

男母方坐床上兒問師兄我兩人發願同
死同生同爲兄弟今皆如願但虎丘寺到
此頗遠兩足倦甚答云亦殊不覺兩兒乃
虎丘兩僧投胎者余詢其事張華宇謂陳
乃至親賣藥陳三樓三泉卽雙生耳

却女樂

竹堂王公敞成化丁未官工科右給事中
弘治戊申 孝宗卽位賜一品服使朝鮮
國其國主會陪臣出女樂燕公公曰天
子在諒陰中吾何以忍聽此其國君臣相
顧愧歎乃遣去

天包地外

清溪倪公生而瓌偉秀異甫五歲聞鄰塾
書聲卽請入游間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
有天地下亦當有天蓋已悟天包地外之
理

從祀仍舊

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清溪倪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于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况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

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從祀乃仍舊

蔡烈女傳

蔡丑女者上元文學蔡坦從妹也少孤與祖母居已受人聘一日祖母出有逐僕爲僧行者醉酒來就食乘間以貨挑之繼以刃迫之侍從老嫗力救被斷一指不克救女爲所困衣裳盡裂次第受傷至十一處罵聲不絕竟歿竈下不辱血淋漓四下塗

續瑣事上
地時女年十有五賊旣殺女乃遁去牛首
山及官行驗時自來投跪驗場戰慄叩首
官詰之卽自伏罪官怪問其故賊曰女實
未死引我至此嘉靖丁未春三月也夫女
旣能殺身不辱又能執賊報仇烈氣英魂
遠邁丈夫亦世所罕有者嗚呼偉哉蔡歷
代婦多孀節享遐壽女不再嫁此女爲尤
顯云陳芹與蔡爲姻親能悉其事爲作傳

小九華石記

偶過胡彭舉知載齋見棐几片石上刻
小九華石字石小而奇且秀色可掬真
縮九十九峰于一拳因憶三十年前從
湖口觀奇石有醉把一囊攜取去却教
几上九華青之句今几上見九華矣世
有米顛之癖者未見此石觀彭舉之記
可也

癸丑夏余開宅後園塘掘得片石橫不盈
尺高可五寸餘亟以水浣濯之文質古潤
形色怪美大小峰巒崇卑岵嶸如青芙蓉
亂插雲漢左聳二高峰峰尖折一小巒欲
墮尖尾生白石筋縈遶分合如瀑泉掛落
半巖有小圓池泉奔其中復倒流峭壁數
道瀉崖下壁腰斷凹入爲一週遭徑路逼
險通巖後大長池池面濶滿寸深如之可

注水供筆硯池上重崖洞穴良夥壁前向
山口有墩墩畔露一纖石吐光若星傍橫
立五小峰如老人聯袂相顧宛然觀泉狀
三峻巘排而夾之連五老右峰類九華天
都峰孤絕秀美腹空洞進如窟宅上懸玉
乳有微隙通天傍對峙兩小石如門門外
平廣似坡臺宛轉接峰而起臺前隔澗抱
一峰如削成巒岿雙頂自山足突擁若兩

仙人並肩而語臺邊俯瞰跨小石梁度奔
峰始盡馬奔峰者其體勢若奔名之也其
餘磊砢碎岑玲瓏互映不能悉擬余覽之
褫魄飛魂歡喜無量真希世之奇寶也兒
輩云月前夜歸見園中地上有光想此石
欲出之兆也眉山蘇子瞻藏仇池石湖口
李正臣蓄壺中九華石此豈其流匹耶大
都白下多前朝故宮舊館海田變易物有
沈浮余所居適其基地此石形色古妙若
是必南唐珍物無疑今特遇我而出若有
待也亦夙因也聞襄陽米元章有硯山傳
爲異寶余考其圖未必過是不恨我不見
米家石恨米老不見我石也且余近蹈米
顛癖先得嬾石移卧階前後得小匡廬石
置玩几上今復得此石安放古硯邊朝昏
相對真忘饑渴幸足娛老此石信神而靈

乎不然何以知余之癖好而來余歸也遂
命名爲小九華昔余曾遊江上遥睇九子
羣峰羅列刺天際望之恍如是也余寶此
石蓋不讓南宮之硯山也因記之胡宗仁
彭舉甫

軫恤運艘

戶部郎中韓襄宇家世百戶侯洞知運軍
之苦一承板閘差卽革弊七款中有兩事

軫恤糧船一革查糧船云照得各船之中
糧運最苦跋涉數千里旣阻隔於程途往
返一期年又閱歷乎寒暑詳查漕政淺船
北上原許順帶土宜誠閔之也誠恤之也
權關者不諳故典妄肆稽查凡竹木酒米
掃帚刀磚之類無不嚇其踰額勒其納料
以致運艘稽遲軍旗喧闐非所以仰重
國儲而下恤貧軍也今後糧船到關隨到

隨放土宜滿載聽其自去并不差人查問亦不耽閣時刻一革報倉口云照得回空糧船多有順帶貨物舊例每倉收鈔二錢糧船回空大約八千餘隻除空船不報外有貨者或納一二倉或納四五倉甚者納八九倉一年所納或二千餘金但運軍貧苦帶貨數倉所得些須止可糊口割鷺股以充腹不忍也今後北來糧船許其擊鼓稟放卽清晨未視事之前亭午已退食之後無不到關就行守關人役并不許上船一覷夫襄宇革此二款凡南來北上之糧船不但受賜一年且永爲令甲矣

四門修理

外城十六門獨馴象大安德小安德鳳臺四門凡有坍塌修砌屬于應天府其工價派于句容溧水溧陽高淳四縣出辦

足兵訓武疏

巡視南京營務兼管巡倉監察御史王萬
祚題爲 畱都營伍日凋虛文操練無益
敬陳足兵訓武之實懇 旨振飭轉弱爲
強以備緩急事竊惟金陵王氣紀自先秦
我朝開基遂成豐鎬海內無事則已一朝
有事則宮殿厥倉草澤英雄競覲祗樹敵
資宗廟園林 神聖在天有靈豈能自守

故命大臣練重兵茲地所以擁 陵寢保

河山 聖子神孫兢兢爲首務二百年來

設立教場大小營神機營巡邏遊巡營新
江口營邇因關白之亂添設陸兵水兵營
又以妖變添立標營星列碁布制豈不詳
且周哉顧兵也者養之于無事以待有事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我兵先
寡將何以禦敵衆我兵先弱將何以禦敵

強京營兵舊十萬有餘後乃日朘月削今
大教場見存兵止六千三百有奇小教場
九千一百有奇神機二千五百有奇巡邏
遊巡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五千八百有
奇總之不盈三萬內則徒手寄操居十之
二老稚疲癯居十之九所恃者止陸營之
一千八百水營之一千七百標營之一千
三百餘人而邇亦弱壯相叅非其舊矣且

逃亾住糧詞訟作缺避勞就逸隨時掣去
有缺無補一去不復數年之後寧復有兵
江北門戶浦口營兵二千池河三千名在
實亾去歲稍傳倭警營官神慘色沮膽戰
心慄語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而
今所以待之者安在哉正德年間劉賊以
殘敗之餘三過江上如履無人之境嘉靖
年間倭奴以五六十人入櫻桃園殲我將

士血汚紅門况今日兵又遜昔時遠甚而
災變頻仍民窮思亂正盜賊蜂起之時倭
奴敗琉球困朝鮮垂涎中國金帛子女嶺
夷內訌方構引爲亂哉營弊百端未易悉
數若死病當醫在救營伍之凋耗耳惟凋
耗故欲拔選鋒而選鋒何處可拔欲汰弱
兵而弱兵將何補代欲教武藝而所教原
非其人欲明賞罰而賞罰明于何地祇令

各衙門重之工差昔三人朋一差者今一
人倍應典衣賣甲顧募不敷辱及營總預
爲揭債貂璫使者計日算錢認人歛直月
糧操賞幾何安得不逃又責之養馬家有
妻糧便號殷實口食不給飼料安出玄黃
藥染畜疾時生道路僵仆賣子鬻妻安得
不逃夜巡緝賊職固宜然但奸穴淵藪椎
埋競伏野曠人稀白晝殺人入夜恣行寥

寥孤卒姑保性命進則畏賊退則畏官刑
安得不逃如此之類皆由兵寡當者愈苦
苦則逃逃則愈寡矣萬曆十一年兵部於
每營題補至一萬二千三十五年題 准選
壯丁以克缺伍而當行不行耗而益耗者
又五年於今亟在燃眉禍不旋踵寧得坐
視爲靡文苟延歲月乎臣竊謂目前之計
必會司馬司農合而爲一以營法衛法分

而爲二而後其病可痊耳今司馬不選軍
則諉曰戶部無糧然而額定歲輸粟紅貫
朽自在也司農不給糧則諉曰兵部無軍
然而生齒浩繁翹竒待克非乏也兵老不
選其禍至于藉寇兵糧腐不給其禍至于
賫盜糧倉皇窮迫而緩不及事孰若室未
雨而共計綢繆車未敗而合謀益輔之爲
得哉夫衛所有正軍有餘丁有祖克有投

克種種分別毫不得混者此衛中明伍之法正擊刺善騎射陸搏虎水斷蛟十中選一百可當千者此營中選武之法也今動稱案藉拘例引嫌千百戶乘機挾取肥囊積年軍識營爲壟斷准頂者未必宜兵宜兵者未必准頂無錢進身卽韓白李郭有老死溝壑耳國安得壯士而用之獨不思民間亾命盡人皆可爲兵獨于真軍反多

忌諱臣誠莫得其解爲宜盡摺腐陋之局痛懲刁勒之奸查出十一年舊額將五十餘衛軍不論正餘盡數挑選少年膂力壯健心神朴茂精彩煥發者儘作營兵最上爲選鋒次卽爲常伍有餘則補作駕船守門諸役于各營內汰出惴懦矮小力差弱年未衰者克大小衙門官府跟隨導衛之用其耳聰目明手持足行儘足操弧負篋

執矛荷戈何必壯丁法行自上始舊有伏財營窟投托隱占者助功卿第各自清查但係衛軍送還本兵一體審發少壯入營操演殷富責以圍牧定案如山不容生端再掣訟庭兩造不得住糧誤採用此法選補于大小教場各宜補足一萬一千神機合巡邏遊巡亦然新江口縱不能復舊額一萬七千之數亦宜選足一萬二千五百

人爲一師赴赴桓桓彪虎成羣都城內外氣象自別浦口池河一時不能滿萬亦先選各五千連絡犄角聲勢相援至于孝陵原額二千今亦宜于本衛軍餘挑選足一千寄操諸軍此空勢應撤回彼空自爲簡補枹鼓雖驚松楸不動則祖陵何地尚不寒心每營仍預取壯丁二百名爲聽補軍遇有事故兩營按籍取補尤煩拮据

捍外衛內策無踰此或者曰水陸召募之
兵堪以敵外數萬金錢之養費于浙兵京
軍皆担夫菜傭奚取徒多爲是大不然
祖宗執府衛爲兵戰則領符散則歸衛者
爲子孫練兵之良法也卽月米爲餉正軍
一石餘丁六斗者爲子孫省餉之良法也
卽各營精兵六萬六營水營亦各補足二
千則彼此協力共 雄威合成一體旣不

至零弱偏枯啓驕悍要挾之端又不俟他
郡召募取增餉坐索之擾不然則僅僅兩
營浙卒豈有倚仗克敵之理而蚩蚩易種
有怒相攫能保無狙詐作敵之憂哉借兵
以護兵舍餉而營餉久長之計正不爲是
耳補伍而後當議者四一曰蠲雜差以示
優恤營軍不備戰守而備工差臨操不比
技藝而比工錢當事寧盡糊心昧目乎自

今伊始 勅下內外守備衙門正差撮差
一槩禁革 龍袍 神帛銅器青菓板方

甌石等楨原設錢糧盡寬內監動支顧募
工部銷算卽各船護送不得離汎地看守
不得過晨宿少蘇困軍可也一日勤訓練
以養實材今輪班進營逐日走隊金鼓旂
幟非不可觀跳躍起伏傀儡兒戲侵辰而
入抵已而出歲歲如是責之對敵茫然無

知不若另立爲練法每五日以一日走陣
四日演藝如火器千人必千人精也弓弩
千人必千人精也某技大良某技次良衛
總分試把總輪試坐營抽試皆躬較而心
體之舉名則知其技舉一則知其百庶隊
無不精習之士而營無不知兵之將臨敵
則有所恃無所畏有所恃則奮勇而直前
無所畏則神全而氣定何敗之有一日給

器械以助軍威查得三十二年兵部每軍給弓銀三錢又鳥銃數千以後徑催自備鈍戈敝甲斷絃絕羽狼筈枯株銃眼噴藥甚至三人共執一器深可憐憫乃內庫所藏畜積頗多國初鑄造鋼鋒勁利之器置之無用宜擇良有司暫領其事各就庫部領出修理再不足用照先年事例每兵量給價銀督令自備鉛彈火藥匠作刻期

早辦早散勿致休班乾沒無算糜器與人相習有一器濟一軍之用矣一日增戰船以防水攻長江天塹舟戰爲上高檣巨艦駕用多人旋轉不便若沙唬二船沙船面濶底平可貯正兵唬船形尖身疾可貯奇兵爲用甚亟舊制十年一造五年一修然而旋壞旋修則兵得船之利而官亦省造之費似不必盡拘年限新江口船舊四百

有奇今存者百十隻耳作頭圖侵恣意延
閣風雨朽壞薄板稀釘竟難衝浪水營兵
船多不滿百貪弁染指柳質易腐近更修
飭載兵無幾篙師舵工手踈目炫膠舟可
虞合無以造船職掌總屬兵曹尋督歲修
江海之濱舟操若神者實繁有徒與兵偕
選雙輪激水之類并考形同造此水軍之
急務也更有宜議復設者諸管外列江口

最要 成祖屯重兵江上以文武重臣統
率之舊例官軍住宿早晚點閘跬步難離
今厭薄險遠如禦魑魅官棄伍而家居卒
捨舟而城處纜舟漂泊寂無人知詰其所
以則江岸傾灘營場圯壞將臺軍壘湫淋
瀉湍重鎮軍機廢弛至五六年矣徼天之
幸時不再得亟宜培拓壘基容畜操衆疏
開兩河停泊舟櫓修復窩鋪頓插巡軍卯

西如故舟師箭射火攻逐樣演習把總六員總舟畫地方分守仍與水營遊兵營繩貫聯爲常山蛇勢以六分中守以四分爲兩支同水遊兵防觀音港河口龍潭諸處而哨官帶領一出哨于梁山與荻港營兵會一出哨于天寧洲與儀真兵會上下江往來搜捕賊窩更番迭出首尾交錯血脉流盪汎地遊兵營亦期會適中處隨衆習

操免致拋零武藝生澀庶江險爲我兵所據而敵不得乘耳又查嘉靖年間兵部因事預防有四面營盤選鋒伏場之建南如石子崗東如土山西如望江樓北如仙鶴觀麒麟鋪東山寺等處墩臺纍纍一以控扼地形一以埋伏人馬承平日久或土民侵占或荒蕪積草今西尚有而東南北三面曠然失陷舊趾可尋可不亟行查復整

續瑣事上
立守望春秋閱視播威武以攝不軌之民
乎新江口抵江浦驛三十里程耳近聞新
河相望頗近一葦可渡宜有重險以限長
流得無新江口船額告復其舊分支船以
衛浦口東西兩岸對守戒嚴賊從水則夾
擊之便從陸則摧遏之易乎浦口一營逼
近卧榻厥棟遼遠庾廩露積不患無糧而
患無兵不患無兵而患無法青衿里中豪

翼庇軍伍偷惰驕玩誹謗告訐持將吏短
長卽守禦莫敢誰何安問其他一水僅隔
法令頓殊至于池河相去彌遠指股同大
冠履倒置軍民槩處風俗澆漓莫可挽回
蓋由武臣權輕彈壓無人末流至是合無
比戶部例專差兵部司官駐紮滁州巡守
二處賞罰號令一出其手圉牧屯糧亦令
帶轄豪強姦黨武斷窩訪剝軍擾官把持

營衛者或關會京營挈治或徑移法司究
罪然後軍法不撓操練不虛外營庶其有
瘳乎今衛民防倭旦夕難緩奉有 諭旨
而兵工戶三部相視莫敢前者莫如浦口
之城夫諸臣豈不知百萬生靈藉城爲捍
敢易視哉第波浪漂蕩不常恐爲有力者
所負閭閻折毀不便誰與無辜者爲讐萬
不得已之計竊以爲宜循萬峰門城墻舊
基數武卽穿入空衛地循山而登就崗脊
延袤之緊包三倉東望羣峰內拓其地接
舊城闕爲一空城以待民自徙有變則入
而避兵無事則仍舊安居

江濤難至墉巍且堅憑高擊下峻屹易
守父老子弟或無難色從長酌議剛斷必
成毋更築室於道謀耳臣再歷池河見其
平原四望真古戰場關山萬疊匹夫可守

地當鍾山鳳陽兩陵寢之間所爲救護
之使不得犯遏抑之使不得渡胥于是軍
攸賴則非山苞川流之兵未易辦此四時
講武賞勞無出兵部宜爲設處三衛屯糧
割歸于滁戶部宜撤還選總督有材望者
坐鎮料理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而今
誰其人耶嗟乎擇兵不如擇將而將非可
倉卒召也古者奴虜不棄貪詐可使爲其

人難得顧智謀勇畧足濟實用何如耳今
在藉老成名將豈盡無人有身經戰伐夙
著勲名偶以病歸者有一背掛彈抱負實
奇桑榆可收者有據鞍矍鑠渭水堪奪金
城可圖者與其閑置于林下孰若儲養于
畱都與其以好爵靡土木藻繪之形骸
孰若以重祿優禦侮于城之耆碩出可舉
旗卧堪借箸懇乞 聖明特諭本兵搜求

宿將起任南京五府鎮守江南亦可以備
西北不時之需則得大將一人賢于十萬
師矣臣營差幸竣目擊營務衰弱實切深
憂敢獻芻蕘伏乞 陛下電覽下部再加
查覈如果臣言不謬乞 賜舉行其于京
營不無小補矣臣不任惶悚待 命之至
王公此疏切中時弊確乎可行廟廊果能
用其言一一行之豈但金陵之福而已乎

不二無子說

徐少溪進香武當山祈生子以無子因果
問于不二和尚不二曰你不少他的他不
少你的他來怎的可謂確論

食肉雜血氣

友人僕名供元食齋甚虔余詢其故供元
對曰此身皆父母血氣食猪羊肉卽雜猪
羊血氣食雞犬肉卽雜雞犬血氣豈忍以

續瑣事 七十一
父母之身而雜之以禽獸乎余聞之悚然
僧之食齋者多矣未有此論

道士人面瘡

海鹽董兩湖云醫書言人面瘡是袁盎梟
錯之寃諸藥不效以貝母啖之遂愈正德
丁丑臨淮貢士彭鏞邀予飯有神樂觀陸
道士者在座老矣當時失問其名彭指之
曰陸公少時嘗生人面瘡余因問之答曰

年十七時夜與本房老僕忿爭毆之歿焉
房後地曠而風烈吾師忽聚薪焚之天明
無知者十年足外臙發毒成瘡瘡口似唇
而有舌無齒能言曰我卽僕也我今安在
且索酒食但開口言時必大痛重絕口閉
復甦飲之以酒則四周皆紅啖以脂膏亦
能消爍食畢則閉瘡乃稍可但流膿血不
止每日一度或二度其發無常極受苦楚

貝母亦不能療如是者一年忽七日不言
以爲將瘥矣有兄在牛首爲僧行往訪之
在寺幾半月忽復言痛絕尤甚曰我纔出
數日汝卽避我使我尋之苦也雖然寃亦
解矣汝明日下山遇一樵者可拜求治之
明日果遇樵者懇焉樵者厲聲怒曰業畜
敢言我也去半夜療汝忽不見恍然回觀
夜夢金甲神人胸掛赤心忠良四字謂曰
藥在案上可煎湯服之以左手持藥查出
水西門外第二十家門首有婦人潑水者
卽棄于道而返覺起視案有物如亂髮而
無端遂如戒果見婦人棄之歸瘡遂愈自
後屢探本婦竟亦無他不知此何故也陸
時自出其足尚有微痕可驗云

謀選科道

陳棟塘良謨云龍西溪僉憲名霓語我曰

往年在京師其同年友某行人一日過西溪邸謀曰吾欲注門籍幾日何如西溪問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之耳西溪曰何哉湖廣非險遠况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覲豈不善迺欲避邪行人曰實不然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則楊子山當行西溪曰若爲此吾不敢阻君行人竟稱病註門籍不意纔數日吏部遽開選某行人勢不可卽出揚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膺悵恨而已可見爲謀不臧適以自敗反以成他人之功良可哂也已

王繡二

上元土豪王冠原籍江西俗呼爲王繡二恃財狼戾習房中修煉之術拜方士王赤肚爲父師配以妻室自置婢妾十餘人恣

意淫毒俟有娠將產輒以藥攻之孩一下
卽提入臼中和藥杵爛爲丸或購別家初
生幼孩烹之其慘酷所不忍言事發屬刑
部尚書王公郎中嚴公鞫問權貴爭爲求
脫竟擬採生折割凌遲處死都人稱快編
爲戲文殊鄙俚今不存

新公塔銘

高座本晉時古刹而碑碣絕無小碣隱于

藜莽乃紹興中甘露傳燈正祖大師法水
爲東講院主慧新立者文與字雖不甚佳
而實雨花之遺迹內言新公負母禮補陀
遇大士化現曰觀音不在南方汝途中錯
過又曰以有爲身易無漏智事亦奇句亦
古也

滅渡橋頌

雪浪長干講師結夏葑門滅渡橋畔董太

續瑣事上
史玄宰微服過訪正從橋上過見一童子
問云滅渡橋向何處是童子不答惟相視
一笑而去玄宰爲雪浪言之雪浪頌云車
馬紛紛去復還問津童子但開顏分明底
意誰能會一片孤城萬里山

風鑑

高座寺僧道清善風鑑往往有奇中者成
化初年應天府丞談公本彝過高座道清

推之曰公黃氣自天庭接眉宇必有高擢
不出兩月驛馬已動必是順天正尹時十
一月朔也迨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談公復
詣清嘲曰向云兩月今五十八日矣當復
云何清拭目注視忽曰前說必不爽也談
大噱而別除夕驛報至果陞順天府尹噫
清之術亦神矣

鬼頭王

正統間指揮王敏無子以運糧把總至京
過濟寧買一妾色美而賢內外宗姻咸愛
敬之生一子未幾夫與正室相繼歿妾治
家教子極有法度既而子襲官復爲把總
部運北上懇請其外家所在但言嫁時年
幼已忘之矣妾之歸王氏者三十餘年早
起必梳沐於榻上幃幙中至老愈嚴肅子
婦晨省立于戶外伺其自出然後敢前謁

并近侍有二婢亦未嘗見其梳沐也一日
晨興頗遲二婢立榻前忽風動帳開乃見
一無頭人坐帳中持髑髏置膝上粧飾猶
未竟見二婢倉皇舉髑髏加頸不及身首
俱仆婢驚呼子婦入則固一枯骨也人因
呼其子爲鬼頭王

盜發秦檜墓

秦檜墓在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

八月爲盜所發獲貨貝以鉅萬計盜被執而司法者未減其罪惡檜也有蔡西圃名昂歷事大理親閱囚牘爲作詩以快之

供膳無箸

矩庵陳公鎬爲山東提學副使時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而無箸恐公怒責而公則畧不爲意或請啓門外索弗許庖人乃削柳條爲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果數枚而已善飲酒父與竹翁慮其廢事寓書戒之乃出俸金命工製一酒器鐫八字于上云父命戒酒止飲三盞士林以公爲迂介士云

刻木爲舟

成化間一樂工能刻木爲舟大可二寸蓬桅櫓舵咸具兩人對酌於中壺觴餽釘滿案一人挽蓬索一人握櫓一人運舵皆有

機能動置之水中能隨風而行畧無欹側
一舟必需白金一兩好事者竟趨焉

狗埋母骨

穆士容云隣有母狗生三小狗留一看家
將母狗烹食之主人吐其骨小狗卽啣去
跑土埋之義哉狗也世之不葬其親者愧
此狗多矣

不敢致餽

尚書童公軒性寡合不妄取予家人衣食
或不給雖三原王公餽以茶及白金亦不
受毘陵王尚書俛知其介不敢致餽值有
持禮幣求文者因謂曰童公之文勝余余
令人導汝往求之至則童公問其人曰汝
自來乎抑有使之者乎其人以實對遂却
而不納其介如此雖若過中亦當世之所
難也

濯纓亭筆記



續珍事上

